

本书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禁书之一。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国家将它作为描写淫情的“淫书”而加以查禁。然而这个“中世纪的康斯坦丁堡毁灭的故事”却颠覆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成为数十种文字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

鰥夫忏悔录

罗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著

（中）刘勵志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全译本）

50793 世界十大禁书之一

〔美〕纳波科夫著

〔中〕刘励志译

罗丽塔

鳏夫忏悔录



200270928

3412/216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罗丽塔

著 者 [美]纳波科夫
译 者 [中]刘励志
责任编辑 毕 其
装帧设计 文 等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10000 册

ISBN7-80506-380-X/I·133

定价:10.80 元

内容简介

年近不惑的大学教授亨伯特爱上了美丽、性感而早熟的少女罗丽塔，并娶了她的母亲赫兹夫人为妻。赫兹夫人因发现丈夫与女儿之间的恋情而精神错乱，车祸身亡。亨伯特在一家名叫“浪漫的猎人”的旅馆里疯狂地与罗丽塔发生了性关系。此后，在汽车旅馆、公寓、旷野到处留下她们做爱的痕迹。但是心神不定的罗丽塔又与别的男人幽会，并被一名三流戏剧家奎尔蒂拐走。性变态的奎尔蒂下流无耻之尤，他强迫罗丽塔和一群裸体男人群宿群奸。罗丽塔忍无可忍，最后又离开奎尔蒂，与一名残废的退伍军人狄克结了婚。而亨伯特则因枪杀奎尔蒂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下此书。

本书从创作到发表，经历了长达 15 年的漫长过程，由于大胆描写性爱，美国曾有 4 家出版社拒绝出版该书。1955 年，小说在法国巴黎出版，立即引起轰动，风靡世界。1958 年美国纽约出版了《罗丽塔》，立即成为该年度美国最畅销书之一。但许多地方却将其列为禁书。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其视为“描写色情的淫书”而加以查禁。然而这个“中年色鬼垂涎凯觞女童的故事”却倾倒了整个世界，它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把它誉为“第二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现代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1958.11

前 言

《罗丽塔·或鲷夫忏悔录》，这就是我所收到的这份奇怪记录的标题。“亨伯特·亨伯特”，本记录的作者，已在合法监禁之中，就在对他的审讯将要开始的几天之前，1952年11月16号死于冠状动脉血栓。他的律师是我的好友与亲戚克莱伦斯·克拉克先生，现任哥伦比亚特区法官，基于当事人遗嘱中的一条，他要我编辑这份手稿。遗嘱中给予我这位赫赫有名的表兄以完全的自主权，出版《罗丽塔》。克拉克先生选中我来编辑这份手稿，大概是因为鄙人的拙作《感觉真的有意义吗？》刚刚获得了柏林大奖。

事实上，我的任务简单得出人意料。除了改正一些文法错误和压缩一些细节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回忆录完整无缺。作者的姓名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个假面具，出于戴面具人的愿望，不能被掀开来。“赫兹”，只是与女主人公的真姓谐音，她的真名则由于与本书的内容密切相关而无法改变。有关“亨伯特”的罪行可参考1952年9月份报纸的闲话专栏。如果这部回忆录不落到我手里的话，这一案件的前因后果对世人也许将永远是个谜。

考虑到些爱追根问底，非要知道“真人真事”的老派读者的利益，有些细节以“从拉姆斯德的温德穆勒先生处获悉”这一面目出现。这位先生的真实身份不得不隐去，因为这件令人遗憾的肮脏事将有损于该先生引为骄傲的那一伙人的名誉。他的女儿

“露易丝”现在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蒙娜·代尔”在巴黎求学；“丽塔”新近与佛罗里达一家饭店的主人成婚；“里查德·弗·席勒太太”已于1952年圣诞节在遥远西北部的一座村庄，在生下一个死婴后辞别人世。“维维安·赫花”的传记《我的角色》即将问世，看过这部手稿的评价都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作品。书中提及的各处公墓的看管人报告说，未曾见到鬼魂游荡。

如果当作一部小说来看的话，《罗丽塔》书中所描写的一些场面和情感，对读者来说将永远模糊不清，不可理解，因为该书充满陈词滥调而显得苍白无力，的确，全书中找不到一个有伤风化的字眼；的确，那些粗野的市俗，那些读惯了脏字眼小说已不容易激动的人们，会因为这本书的干净而惊奇不已。然而，假如为考虑这类自相矛盾的假正经先生们的利益，就试图去冲淡或删掉某会被看作是“激发性欲”的场面的话，编辑就不得不干脆放弃出版这本书了。这些场面很容易遭到“寻求感官刺激”的指责，但它们在整個悲剧故事的发展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而这整个悲剧千真万确是朝向一个道德净化的目标发展的。好挖苦的人会说，浸透商业气息的色情文学不也是做着同样的申明吗？而有见识的人则会反对说，“亨伯特”的洋溢着激情的忏悔是发生在一支小小试管里的暴风雨；至少有12%的美国成年男性——根据布兰奇·施瓦茨医生的“保守”的估计——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愉快地体验着“亨伯特”以如此绝望的笔调描述的经历；若是在1947年那个要命的夏天，我们这位发狂的回忆录作者去看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的话，就不至于发生这场灾难了；但是，那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本评论员应该得到谅解，因为他是在重复他自己在书中、演说中强调过的东西，那就是，“罪犯”这个词常不过是“反常者”的同义词；并且，伟大的作品当然必须具有独创性，因此这部作品

必然给人们带来震动。我并不打算美化“亨伯特”。毋庸置疑，他可怕，他卑下，他道德败坏到极点，他是凶恶与诙谐的大杂烩，顺便说一句，这点可能暴露了他心灵深处的极端痛苦，但他绝不吸引人。他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景色所做的漫不经心的评论荒唐可笑。他忏悔中的极度诚实并不能丝毫赦免他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是一个性变态狂，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但他的美妙提琴却魔法一般地奏出了一支对罗丽塔的爱之歌，这爱之歌使我们在厌恶其作者的同时对这本书简直着了迷！

作为一个案例，《罗丽塔》毫无疑问将成为精神病学的典型病例。作为一件文艺作品它超越了自己的范围。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严肃读者来说将在伦理道德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在深刻剖析一个人灵魂的过程中潜在着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的母亲，为欲望所苦的疯子——这些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中的生动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危险的倾向，他们针砭那些仍然存在并十分强大的邪恶。《罗丽塔》应当使我们大家——家长们、社会工作者们、教育工作者们提高警惕，致力于建设一个更为安全的社会，使新一代人健康成长。

哲学博士小约翰·雷
马萨诸塞州韦德沃斯

第 一 部

1

罗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罗-丽-塔：舌尖顶到上腭做一次三段旅行。罗。丽。塔。

早晨叫她罗，就简单一个字。当她只穿一只袜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穿便服时，我叫她罗拉。学校里，人们叫她朵莉，表格的虚线上填的是朵莉雷斯。可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罗丽塔。

她之前还有过先来者吗？有的，确实有过。实际上，要不是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罗丽塔。那事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正好是罗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年。可不是吗，要编神话，你尽管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证据第一号便可以使那个六翼天使，那个总是稀里糊涂，传错消息，生着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使大为嫉妒。瞧瞧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2

我1910年生于巴黎。我父亲天性温和，无忧无虑，是像一盘用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公民，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的后代，血管里奔腾着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刷精美、闪着蓝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①拥有一座豪华的旅馆。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30岁上，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老祖宗分别是古儿科学和风琴专家——真让人弄不明白。我那位很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场天灾（野餐时被闪电击中），那年我才3岁。在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坎坎里，母亲只给我留下一口袋温暖。这回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的文风的话（我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的），曾被我童年的太阳照亮。当然喽，那逝去的风月给人留下的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了如指掌。那花朵盛开的绿篱上飞着的小虫呀，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呀，夏天黄昏时的山谷呀，还有那让人受不了的热浪，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父亲的一位表哥娶了她，但后来又甩了她。塞比尔侍候我们一家，就像一位不拿钱的家庭女教师或管家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曾经爱过我父亲。某一个下雨天，父亲很随便地占有了她，而雨停之后，他就把这事忘了。

^① 里维埃拉，地中海边的旅游度假胜地。

我很喜欢这位姨妈，尽管她的有些规矩十分严厉——严厉得要命。说不定她想全力把我造就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点儿的鳏夫。塞比尔姨妈长着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眼睛，面色如蜡。她写诗，连她的迷信都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等我过了16岁生日她就会死，她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最后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挣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活泼，周围是一片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图画书，洁净的沙滩，桔子树，友好的狗，滨海林荫道，微笑的面孔。围绕我旋转的是那家棒极了的米兰娜旅馆，这是我个人的天地。这旅馆外边涂成耀眼夺目的天蓝色，里头刷得雪白雪白。从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小厮到穿法兰绒礼服的领班，大家都喜欢我，人人都宠爱我。上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模样就像比萨斜塔。破落的俄罗斯公主们无钱付帐给爸爸，却花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带我去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爱爸爸，尊敬爸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谈论爸爸的那些女友时，我就很得意，那可是些容貌较好、心肠厚道的人儿。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走读。在学校里我打网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秀，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挺愉快。我想得起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不过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话而已。谈的是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与我交谈的对象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年，他妈妈是当时正走红的电影演员，可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与他妈妈会面。我谈

了自己对某些相片的反应，那些相片有明有暗，朦朦胧胧，是我从父亲旅馆的藏书室搞到的那本皮琼著的《人体美》中看到的。这本书被压在像小山似的一大堆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来，父亲以他特有的殷勤周到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的知识。那是在1923年的秋天，送我去里昂读大学预科之前的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准备过三个冬天）。可是，唉！那年夏天，爸爸正在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我无人诉苦，也无人求助。

3

安娜贝尔和我一样，是个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了罗丽塔之后，就不似从前那样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候，我就见到安娜贝尔。可以用下列形容词来描述：“蜜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又红又大的嘴”）。另一种是一闭上眼睛的就会出现在黑洞洞的眼皮里面，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使和小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我的罗丽塔的）。

还是让我先说说安娜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一个比我稍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小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而且和姨妈一样自以为是。安娜一家租了一座离米兰娜旅馆不远的别墅。秃顶的、棕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臃肿的、涂脂抹粉的利太太，他们真让我腻味透了！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

总是抓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来。我们的脑瓜里装的全是那年头，我们这伙机灵的、情窦初开的欧洲少男少女琢磨的那些事。并且我怀疑，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東西。诸如网球大赛啊，世界的无穷啊，唯我论啊，等等。还有幼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同的痛苦。她打算将来到哪个挨饿的亚洲国家当一名护士，而我则一心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同时陷入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痛苦而发狂地互相爱恋，并且是毫无希望地爱恋。我得加上一句，因为那种需要互相占有的狂热欲望，事实上只能通过相互间灵魂和肉体的完全合一才能平息。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能像贫民窟的孩子们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一次晚上在性急地做了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唯一被准许的私下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喊叫那儿远，但又不得越出海滨最稠密居住区人们的视线。在那儿，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一种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僵的状态，充分利用一切空间和时间赐给我们的突然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悄悄地向我伸过来，那伸长的棕色手指梦游一般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了-场小心翼翼的长途旅行。有时，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其来的好时机，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摩擦对方咸味的嘴唇。这种不深入的接触使我们健康而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以致在清涼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地拥抱也无法使我们得救。

在我成年之后，在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双亲，以及那位上年纪的、稳重的跛足绅士库柏医生。这个

老头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大献殷勤。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桌而坐。安娜贝尔照得不好，照的恰巧是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一瞬间。我认出她来得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缝。而我呢，坐得离众人远一些，照出来的却是一种戏剧般鲜明的效果：一个闷闷不乐的像甲虫一样褐色的男孩子，身穿一件深色运动衣，一条做工考究的短裤，两腿交叉，侧身而坐，朝一边看着。这张相片是在那个要命的夏季的最后一天拍的，就在我和我的安娜为反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尝试的几分钟之前。在最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掩饰下，我们俩从咖啡馆里溜出来，来到海边，找到一片没有人迹的沙滩。在就在那儿，在某个红色岩石的山洞里，在紫罗兰色的阴影中，我们互相爱抚，亲吻，抚摸她小小的乳房，非常短暂而又极为贪心，只有不知是谁丢下的一副太阳镜做了唯一的见证。正当我跪着，将要进入到我的心上人的身体里的时候，两个长胡子的家伙，老水手和他的兄弟，洗完澡从海里走上来，朝我们大声吆喝。那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给我们正干的事鼓劲儿。四个月之后，我的安娜贝尔在希腊的科孚死于斑疹伤寒。

4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不断问自己，是不是那时候，在那个遥远夏天发出的微光中，就开始产生了我生命的裂缝，或者，我对那个少女的狂热欲望仅仅是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序曲？当我试图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不得不向追溯往事的想象缴械投降。这种想象

以它无穷无尽的变化，喂养着我的分析力。而这种想象又使我循着自己错综复杂的经历中的每一条线索搜寻，再搜寻。然而，我确信，罗丽塔的事注定要从安娜贝尔开始。

同时，我明白了，安娜贝尔之死给我带来的震动加剧了那年夏天的恶梦给我造成的沮丧，使它成为贯穿我青年时代冰冷岁月的、封锁任何浪漫爱情的障碍。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对眼下这群讲实惠的粗鲁的小伙子们来说简直不可理解。安娜贝尔死后很久，我还觉得她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飞翔。早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们就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自己的笔记，发现我们的思想惊人的相似。在同一年度的同一个月（1919年6月），曾有迷路的金丝雀飞进她的家和我的家，而我们两家所在的国度却相距如此遥远。哦，罗丽塔，若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多好啊！

对我的“安娜贝尔”时期那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我保留到最后才说。那天晚上，她想办法骗过了全家的恶毒的警惕。在她家别墅后面那片长着提心吊胆的细叶含羞草丛里，在一道矮石墙的废墟上，我们找到了安身之处。透过沉沉夜幕和柔嫩的树枝能看见那些阿拉伯风格的窗户发着亮光。这些窗户被我的记忆的五光十色的墨水着色，现在显得像在玩牌似的——也许因为当时敌人们正忙于打桥牌吧。她浑身颤抖，扭来扭去，让我亲吻着她那张开的嘴角和滚烫的耳廓。一族星星在头顶上发出苍白的光，从那些长长的、薄薄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照着我们。那充满活力的夜空好像和她轻而薄的上衣一样，赤裸裸的。我在空中看见她的脸，异常分明，似乎在发出微光照亮着自己。她的两条大腿漂亮而结实，靠得不太拢。当我的手在它们之间找到了要找的部位时，一种梦幻似的奇妙，一半愉悦，一半痛苦的表情，出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

当她在狂喜中亲吻我的时候，她的头就会低下来，这是一个似睡非睡、极其温柔的低头动作，令人心碎。她赤裸的膝盖夹住并压紧我的手腕，然后又放松了。她发抖的嘴唇因为某种神秘的力而扭曲，带着啞啞作响的吸气声接近我的脸。她先用自己发干的嘴唇在我的唇上使劲地来回摩擦，来解除她的爱的苦痛。接着，我的心上人把头发紧张地一甩，一下子退开，然后又悄悄地接近我，让我饱尝她张开的唇。当她慷慨大方地准备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时候，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五脏六腑，都命令我让她笨拙的拳头攥紧我激情的君王节杖。

我还记得那股爽身粉的味道——我想她一定是从她妈妈的西班牙女仆那儿偷来的——一种廉价的，甜甜的麝香味儿。这味儿搀和着她自身的饼干味，使我的感官突然一下子满到了边缘，就在她将我的君王节杖引向地狱之门时候，突然，身边树丛中的什么动静阻止了它们溢出来。我们分开身，紧张地四顾，发现原来是一只到处逛荡的夜猫子，这时传来了她妈妈叫她的声音。那是一声升调的、激动的呼唤，接着，跛足的库柏医生笨重地跳进了花园。但是，那念羞草丛，朦胧的群星，那激动，那火焰，那甘露，还有那痛苦，永远伴随着我。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炽热的舌头，从那以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一直到后来，二十四年之后，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了我的安娜贝尔之后，才摆脱了她的魅力。

5

青年时代的岁月，当我寂然回顾它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些

苍白的碎片从我身边飞走。正像早晨坐火车时，旅客在列车守车后面看到的那些被风吹得直打转的碎纸片。我与女上们的交往十分干净，无可指摘。我这人实在，好挖苦，有点尖刻。在伦敦和巴黎当学生时，只需付钱的女人就够使我满意了。我的学习紧张而细致，尽管收获并不很大。起先，我打算像许多做着成功美梦的天才一样，在精神病学方面拿一个学位。可我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结果，殊死拼搏之后是彻底的筋疲力尽，我心灰意懒，医生来了。于是我又转向攻英国文学，这块地方挤满了众多的倒运诗人，后来他们个个成了穿粗花呢吸烟斗的穷教书先生。巴黎对我的胃口。我和流亡国外的人们讨论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杂杂上发表居心不良的文章，我谱写乌七八糟的歌曲：

福伦·冯·卡尔普

会用她的纤手转动门把，

我可不跟着她，弗雷卡也不，

那个傻瓜也不。

我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一封信中的普鲁斯特主题”，使六七位学者笑得肚子疼。我使出浑身解数为一家有名气的出版社撰写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们编写一本《法国文学指南》。这件事占去了我的整个“四十年代”——到我被捕时，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已编完就绪，可以付印了。

我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些成年的法国人教授英语。后来，又有一所男生学校聘了我两年。时不时地，还可以利用在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治疗家中的熟人关系，去参观各种学校，像孤

儿院、教养院什么的。那地方，那些面无血色、发育成熟、睫毛粘到了一块儿的姑娘们，可以尽情欣赏而不遭白眼，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梦中人。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意见；在9岁到14岁之间有一种女孩子，对某些走火入魔的旅行家，年龄比她们大两三倍的男人们，显露出她们的本色。这是一群快成熟的小家伙。对这些小家伙，我建议叫她们“性感少女”。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我用表时间的词代替了表空间的词。事实上，假如能够的话，我愿读者把“9”和“14”当成一条地理分界线——平滑如镜的海滩，玫瑰色的岩石——这是我的那些“性感少女”经常出没的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小岛，一座被广阔无垠的薄雾笼罩的大海环绕着的小岛。在这岛上，我的罗丽塔和她那相似的一群在尽情嬉戏。也许有人会问：在这个年龄界线之间的所有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内行了，我们这些孤独的旅行家，我们这些狂人，早就精神错乱了。光凭漂亮迷人的外表并不能下结论。粗俗（至少有人这么说）也无损于这些姑娘的某些神秘特性。该诅咒的优雅，躲躲闪闪，反复无常，狡猾的迷人，这一切使“性感少女”不同于她们的同龄人。在同一个年龄层里，这些少女明显比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或正正经经，或“聪明伶俐”，或“甜蜜迷人”的，常见的，丰满的，没身材的，冰凉皮肤的，绝对地道的小姑娘们要差。从她们的肚子和小臀看，这些“性感少女”长大成人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变成美人儿（看看那些丑陋的穿黑袜带白帽的矮胖子吧，她们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银幕上令人吃惊的大明星）。假如给一个正常男人一把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要他指出其中最标致的一个，他可能不一定会挑那个“性感少女”。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